

民國 66 年，呂光洋老師從美國取得生態及演化生物博士學位後返臺，隨即投入教職，任教於國立師範大學生物系，並利用課餘時間參與野外賞鳥的活動。雖然當時臺灣生態保育活動尚未盛行，但基於對臺灣自然環境和生態的好奇，呂老師於寒暑假期間自掏腰包與所任教的生物系學生自組生態調查研究隊，帶領未來的種子教師搭上公車，由北到南走遍全島低、中海拔山區，進行各類野生生物的普查。回來後，同學須分組撰寫所調查到的生物相，並集結成冊。

與許多登山社友或其他大學的同好，走遍臺灣中、高海拔的山頭，且與喜好攝影的張正雄教官合作出版了第一本臺灣的兩棲類彩色圖鑑，此書為臺灣兩棲類動物的基礎推廣知識，展開了美麗的扉頁。在各類調查活動中，老師詳細地記錄了所有野生物的分布點，並將其中的兩棲類資料整理成「臺灣兩棲類資料庫」，該成果也讓當時投入臺灣生態保育工作的學者專家，對野生兩棲類動物在空間上的分布，有了初步的概念。伴隨著每一個兩棲爬蟲類新種的陸續發現與命名發表，從



揭開臺灣兩棲爬蟲的多樣性—— 我心目中的 呂光洋老師

林春富 *

於卑南主山調查阿里山山椒魚，右一為呂光洋。(呂光洋提供)

在當時生物多樣性概念尚未萌芽之際，老師即以實際的行動帶領學生走出戶外，引發學生對大自然探索的興趣，進而培育出投入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的人才。學生們藉由對野生生物的觀察與體驗，日後更能進一步地學習與認知，養成對自然環境和生態探索無窮盡的興趣。

為了探索臺灣更高的山林，當時老師也

翡翠樹蛙、橙腹樹蛙、諸羅樹蛙、南湖山椒魚、觀霧山椒魚、翠斑草蜥到鹿野草蜥，豐富了臺灣兩棲與爬蟲類動物的生物多樣性，也代表了呂老師與其研究團隊在臺灣保育活動、生態教育與學術能力上努力深耕的結果。猶記得 3 年前筆者有次到老師的研究室，看到老師正在為即將發表的山椒魚命名而努力思索著，反覆地翻閱拉丁文字典，審視每個字的字意與字源，並不時詢問我：「這個名字怎麼樣？」，想找出一個屬於牠，並能與世界連結的響亮名號。此景猶如父母對自己剛出生的兒女命名一般地慎重，拿著相片、

*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



翻閱字典，顯見老師視這些物種如同自己的心肝寶貝般呵護。

近年來，有感於全球暖化及棲地劣化對於兩棲類所造成的影響甚鉅，呂老師選擇了兩棲類分布裡屬於低緯度、高海拔的物種——山椒魚，來探討環境暖化對於牠們可能的衝擊。老師表示，雖然臺灣高山林立，但對山椒魚而言，各山頭間的谷地卻是無法跨越的鴻溝，使族群彼此間呈現不連續且無法交流的窘境；暖化太快的結果，可能使各小族群來不及擴散或無法在短時間內產生適應，引發更小族群效應或局部滅絕的危機。相較於其他兩棲類物種，目前國內對於山椒魚的研究仍相當有限，因此老師認為當務之急可加強山椒魚的分布、棲地需求、族群分化及基本生活史的了解，並收集長期族群變動的資



料，以期在保育行動時有所參考及依據。

筆者接受老師的教誨數年，呂光洋老師在我的心目中，是位樂山樂水的大自然導師。一如康德每天固定散步的哲思之路，老師在校期間每日中午也都會固定到校本部游泳，並在簡單用餐後接續下午的課程，20多年來幾無間斷。藉由游泳時身體在水中的活動，心靈也同時受到洗滌、沉澱，讓老師時時保有健康的身心與清楚的思維。到了星期六、日，老師則會就近到臺北四獸山鍛鍊腳力，以維持最佳的登山體能。看到老師天天上山下水，似乎在身心上都不輸年輕人。問起老師在教學或研究上最美好的收穫，呂老師說：「就是能夠做自己感興趣的事！」當我再問起老師退休後的規劃時，老師的回答是：「希望將來也能擔任生態志工。」原來退休與否

1. 與登山社成員於 1983 年在巴油池（小鬼湖）進行生態調查，左一為呂光洋。（呂光洋 提供）
2. 與張正雄教官（後者）攝於大鬼湖。（呂光洋 提供）
3. 於中央尖山翻找南湖山椒魚，前戴帽者為呂光洋。（呂光洋 提供）
4. 師大生物系民國 77 年暑期生態調查研究隊合照，後排左七為呂光洋。（呂光洋 提供）
5. 當時的臺灣師範學院與臺灣大學師生共同前往南仁湖調查的合照（左起，上排：一于宏燦、二林曜松；中排：一呂光洋、二村長夫人、三陳世煌、五村長、六杜銘章、八李培芬、九梁明煌；下排：三顏瓊芬、四蔡慧敏）。（呂光洋 提供）

並未改變理想者的職志，一如每日的游泳，不但不累，精神反而更好，自然也就沒有所謂的退下來休息。時時刻刻都能夠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奉獻在生態保育工作上，就是呂老師一生的職志。